

葉聖陶評傳

陳 辽



葉聖陶評傳

陳
辽

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

叶圣陶评传

陈 辽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1/4 插页4 字数18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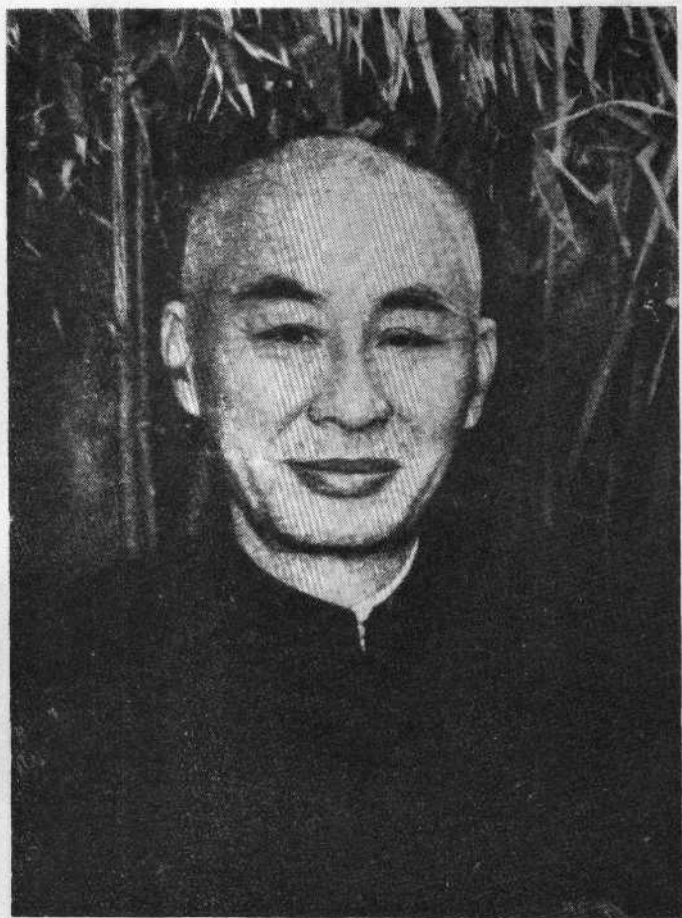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10151·568

定价: 0.80元



叶圣陶像



一九二一年叶圣陶和茅盾(右坐者)、郑振铎(左)合影



一九三三年时的
叶圣陶



一九四九年叶圣陶和夫人胡墨林在香港青山
达德学院天台的合影



八十岁时的叶圣陶

論交逾卅載達別且二年五十君已至觴祝嘯無
緣噫從丁未始州橋奉隨肩講舍縱談笑書
林忠義連城面丘壑美時時陟翠巔五載倏
爾逝小成願欲無柏梁謀稍疎遠各若鞭暫
分復合併蹤跡輒相聯六樹魯望祠煙波吳淞
船芥菴八達顧沈沈長安塵瀟沔汾陽百人齊
輝臺數椽風雨比屋居燈火對牀眠覽古壯鬱
楫校書共丹鉛時復朋好集呼酒便開筵酒酣
朱顏既潤難浦如泉臺心吾猶有略喜持論
偏新說務懶祭勾稽類雲從君風尚雅正聞
之弗許焉邵史豈好辨惟恐謬種傳吾底
波瀾翻脈偵噴噴延吾故弄校擗訪敵一控
弦彈發未必中君彈執益堅慷慨抵頑敵
意氣凌雲埋日光爛嚴霜成校生羽櫛旁觀
皆屏息友情處難全雖知一笑散芥蒂五無
牽涉世非不多所識買百千新交親亦疎
故交獨拳拳吾又無兄弟兄君思齊賢此
情良不渝與時俱綿延今君倭入寇烽火紛
連天君滯東海隅吾竄岷江邊相思不相見
惆悵對山川書生徒憤慨遑言張安壽還
想萬壑虜酋骨齊且穿身家何足論憂
國心旌縣夷夏辨未嚴無任方高齋園結

叶圣陶手迹

Doc/30

目 录

(1942)

第一章	童年和学生时代.....	1
第二章	早期的文学创作.....	18
第三章	丰收的十年（上）.....	36
第四章	丰收的十年（中）.....	56
第五章	丰收的十年（下）.....	93
第六章	在民族存亡之秋.....	121
第七章	八年动荡.....	147
第八章	投身在民主运动的激流中.....	175
第九章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 为文学新人开路.....	196
第十章	乱后余生，鞠躬尽瘁.....	226
后记		259

第一章 童年和学生时代

(1894——1911)

(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不仅是江苏也是全中国、全世界的一座名城。大约在公元前513——496年期间，春秋时的吴王阖闾就在这里建立了国都。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苏州”因姑苏山而得名。其后，历史上曾数易其名，叫过吴州、中吴府、平江府、平江路等。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平江路为“苏州府”，苏州的名字才一直沿用下来。苏州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水门各八，市内水道纵横，舟船往来不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称誉它为东方的威尼斯。历代歌咏苏州的诗篇和文词很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曹丕）；“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陆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依稀吴苑树，迢递晋陵城”（韦应物）；“清游吴门，千载更风流”（贺铸）；都是至今传诵的佳句。苏州的作家代有其人，张旭、沈既济、陆龟蒙、范仲淹、叶梦得、范成大、陆友、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冯梦龙、毛宗岗、尤侗、金圣叹、汪琬、沈德潜、冯桂芬、王韬等知名作家，都是苏州人。

苏州的画家也不少，明代苏州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家”，被称为“吴门画派”。苏州的园林，更是中外驰名。创于明正德年间的拙政园，内有玲珑馆、听雨轩、海棠春坞、嘉实亭、绣绮亭、枇杷园、小沧浪水院、小飞虹廊桥、得真亭、松风亭、玉兰堂，游人至此，美不胜收。创建于明代、清嘉庆初重修、光绪间扩建的留园，内有古木交柯、绿荫轩、华步小筑，山池明丽灿烂，生气勃勃；五峰仙馆前后院，景物丰富；石林小院小巧玲珑；冠云峰庭院高敞阔大；使人留连忘返。创于元至正间的狮子林，重建于清乾隆时的网师园，创于清康熙间、乾隆三年重建的云泉精舍，建于清乾隆间的天平山高义园，也都各具特色，耐人寻味。由于苏州城古老，文人、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辈出，大小园林，星罗棋布，因此苏州的传说故事特别多。一条小巷、一口小井，都有传说；一座桥，一个庙，以至远山、近水，都有故事。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就诞生在这样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里，时在1894年10月28日。

(二)

叶圣陶出生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正进行着甲午战争。战争起初在朝鲜境内进行。1894年9月中旬，日军攻陷平壤，清军退出朝鲜。10月间日军强渡鸭绿江，一路向牛庄方面追击，另一路沿海岸向旅顺进迫。辽东半岛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距离辽东半岛数千里之遥的苏州，也感觉到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市民们通过从上海来的《申报》，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战争失利的消息。茶馆里，酒楼上，客厅里，书房间，关心时事的人们议论着战争的可能结局。国家动荡，人心不安。叶圣陶在这样的

时刻里诞生，他的父亲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妻子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忧的是国家如此多难，孩子的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叶圣陶的父亲叶仁伯在苏州市一个姓潘的地主人家做帐房，苏州管这个行业叫“知数”。“一些大户人家逢到婚丧喜庆，也请他去临时料理帐务。”（商金林：《叶圣陶年谱》，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开始连载，以下简称《年谱》）这家地主的帐房有好几个。叶圣陶的父亲管事不多，禀性又比较淡泊，所以他在世时并没有置下房地产。叶圣陶后来在1950年7月为中国作家协会写的一份《自叙》里对他的父亲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为人忠厚笃实，我懂了事就佩服他。”当时，叶圣陶父亲的“家况很清苦”（《自叙》），一家六、七口人（叶圣陶的双亲；叶圣陶的祖母、外婆；叶圣陶和他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在十一岁时去世），全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生活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

童年的生活，因人而异。有的幸福，有的痛苦，有的欢乐，有的酸辛，但总是使人难以忘怀，在回忆中复现。从叶圣陶后来写的一些涉及他童年生活的散文和杂感中看出，叶圣陶的童年，是一个平稳发展的童年，并没有多少传奇性的故事，但也有一些事却在他进入中年后不时记起。

几乎是从叶圣陶能走路时起，长辈们就带着他到苏州市的各处园林游玩。园林里的那些假山、楼台亭阁，叶圣陶“在幼年时候”，就“爬熟了”。过了三十几年，叶圣陶在《假山》一文中写道：“佩弦（朱自清）到苏州来，我陪他看了几个花园。”“我是在幼年时候，爬熟了这几座假山的了，现在再没有这种兴致，只是坐定在一处地方对着假山看看而已。”又过了

四十多年，叶圣陶在《“拙政诸园寄深眷”——谈苏州园林》（《百科知识》1979年第4期）中一往深情地讲到：“一九五六年，同济大学出版陈从周教授编拟的《苏州园林》。……过了十八年，我开始与陈从周教授相识，才知道他还擅长绘画。他赠我好多幅松竹兰菊，全是佳作，笔墨之间透出神韵。我曾经填一阕《洞仙歌》谢他，上半专就他的《苏州园林》着笔，现在抄在这儿：‘园林佳辑，已多年珍玩。拙政诸园寄深眷。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河岸。’这是说《苏州园林》使我回想到我的童年。”叶圣陶在童年时代，是个好动爱玩的孩子。

逢到节令，一家人依着老例祭祖先。别地方人买一点酒菜，大家在节日吃喝一顿，叫做“过节”；苏州人却把祭祖先特称为“过节”。“过节”时，桌上摆满了菜，桌子的三面设坐位，一只只酒杯，斟满了酒，正面点起了香烛。供好了香烛，斟了酒，接着就是拜跪。叶圣陶的父亲和叔父在拜跪时，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象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父亲叫叶圣陶学着他们拜跪，可是他幼小的心灵里却难以想象，祖先会扶老携幼地到来，分三面坐定之后，吃喝一顿，又带着钱钞回去吗？但是，“过节”时能吃到较好较多的菜，能看到家庭里的这种特种游戏，叶圣陶还是很高兴的。

家族里或周围邻居死了人，在丧家是件悲痛的事，但在童年的叶圣陶，却可以看到种种发丧的花样。逢七（死人死后的第七天、第十四天……第四十九天），不是请和尚唸经，便是延羽士礼拜。和尚唸经就象唱歌，道士礼拜，恰如舞蹈，吸引来不少听众和观众，内中也有童年的叶圣陶。逢七前一天，要到

城隍庙里去烧“七香”。城隍是冥土的地方官，到他们那里去烧香，无非希望他们对于新隶治下的鬼囚高抬鬼手，不要十分难为。纸制的服用器物，凡想得到的都特制起来焚化。大概考虑到死者租赁人家的房子终非久计，所以还为死者扎起了一所纸房子。死者使用着这些器物，住着这所房子，“死后的生活”，大概是很“舒齐”的了。能够玩这些花样的，自然是有钱人家，穷人死后是玩不起这么多送死的花样的。当焚化这些纸扎的房子和纸做的种种器物时，燃起了熊熊大火，纸灰飞扬，纸扎的、纸做的东西霎时间化为灰烬。死者能在阴间使用这些器物用具吗？站在一旁观看的叶圣陶不免将信将疑。

跟着父亲坐船去上坟，也是叶圣陶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祖先的坟在乡下，上坟得坐船去。在城里住久了，天气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气充塞的河面上畅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确是非常舒服的事情。苏州人上坟多半坐“快船”去。说是“快船”，同别地的船比较起来，其实是并不快的。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门板柱都用广漆，所以没有他种船上常有的那种难闻的桐油气味。广漆的东西容易揩干净，船旁边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懒惰，船就随时可以明净爽目。在船里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船家做的菜是菜馆里所比不上的，特称“船菜”，小镬小锅，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和，材料不马虎，每样菜都有每样菜的真味，吃起来叫人不想释箸。除了做船菜，船家还有一种了不得的本领，就是相骂。在小河汊里，船多，挤得走不通的时候，船家就骂开了。在船家相骂的当儿，真得欣赏他们的修辞才能。在听到他们那些相骂话语的时候，叶圣陶就想，过去怎么没有想到话语可以这么说的呢？然而又觉得，唯有这么说，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种种的成份。船家

的摇船技术因为是在城里的河道训练成功的，所以长处在小心谨慎，船跟船擦身而过，彼此绝不碰撞。可是他们的驾驶技术就差劲了，如果遇到大风，他们就会客气地回复你，今天去不成。坐着这样的“快船”去上坟，无异是一次旅行。叶圣陶看着清新、明丽的风光水色，吃着鲜美可口的“船菜”，听着船家的相骂，但觉心旷神怡，高兴得了不得。

每年到过新年的时候，叶圣陶又高兴又有点儿怕。高兴的是，一过新年，就能听到某家的锣鼓，看到某家的花炮，某家有某几个小朋友可以遇见，可以玩“捉老虎”、“扮强盗山”那种游戏；有点儿怕的是“拜年”。“拜年”时，得带着羞惭穿起新衣服，用不习惯的声调来称呼亲戚家的男女老少，更用不习惯的动作，如拜跪、聚坐、宴食之类，来消磨这寒冷的光阴，实在是巴不得逃避了才快慰的事。尽管如此，新年过后，叶圣陶又觉得新年的几天总是去得太匆匆了，不曾把来细细咀嚼，认真地辨尝它的滋味。过新年，对于童年时期的叶圣陶，毕竟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

幼年的叶圣陶，自然不知道这几年间中国又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件大事。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障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强租沿海港湾，包揽筑路开矿，划定“势力范围”，把瓜分中国的风潮推到了顶点。列强瓜分中国的风潮惊动了所有的中国人，上层的一些开明的官僚绅士首先起来了，他们想把统治集团刷新一下，这就产生了由康有为发起的变法运动。但变法运动最得势的日子只有1898年的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〇三天。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

变，把变法运动镇压下去了。满清政府已进入了它最后的十来年。

“因父亲年过五十，望子成龙心切，要求极严”，叶圣陶四、五岁时，就开始认字、写描红纸，进私塾时，“已识字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秀丽，喜爱唱歌谣。”（《年谱》）戊戌变法后一年（1899年），叶圣陶六岁（按照中国的习惯算法），进了书塾，发蒙上学。“六岁书塾读书”（《略叙》，载《文艺写作经验谈》，天地出版社出版，1943年）。一年后，转到张元仲先生设立的书塾就读。同住在悬桥巷的顾颉刚，比叶圣陶大一岁，后来也在这家书塾读书，和叶圣陶成了最要好的同学。进书塾后，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前面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这样的教学法，有很大缺点，但也有好处，一是广泛地认字，二是学说古代的书面语言，那是跟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同的一种语言。然后读《左传》，这才开始听老师讲。《左传》开头是“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克”，什么叫“于”，老师给讲成苏州方言，叶圣陶听过后就明白了。也有些同学，背不出书，或则不好好理书，就要挨老师的打。顾颉刚《为王湜华手抄〈叶圣陶先生诗词稿〉题七古一首》中曾经回忆了当时私塾里教学的情况：“溯者一九〇一年，读书私塾始比肩，可堪师道尊于天，朴作教刑剧可怜，默诵脱句泪涟涟，彼此目视袖怯牵。”（《年谱》）不过，叶圣陶聪明，勤奋，学习成绩很好，却不曾挨过老师的打。“幼年习五经，背诵私塾之侧，均能上口，手掌未尝戒尺。”（《十三经索引·自序》。开明书店出版）“我八九岁的时

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吃了他的两个双圈。”（《论写作教学》，载《国文月刊》第1卷6期，1941年）但他也不是一味死读书，有空就做些玩物，背着先生戏弄。他看见过道士手里握的朝笏，就悄悄地对顾颉刚说：“我会把象牙做朝笏，你要我做吗？”当然，他既没有象牙，也没有做过象牙朝笏。象牙朝笏没有做成，但叶圣陶看了别人的玩物就兴起了自己创作的兴头，这是确实的。

父亲喜欢听“说书”，叶圣陶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说书人“说书”，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象《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象《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在听“说书”中，叶圣陶除听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和传说故事外，还接触到了苏州“说书”的传统表演艺术。“小书”说得很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明言，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里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里了，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上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大书”比“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平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大容易回旋，可是同戏子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势做给人家看。说“大书”的又有一声“炮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

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霸陵桥时就是这么一声“咆哮”。叶圣陶听到了“咆哮”，散出书场去还觉得津津有味。

年龄再大一些，父亲就带着叶圣陶看“昆曲”。“昆曲”是吴方言区域里的产物，歌舞并重，有着悠久的历史。“昆曲”中的文词很典雅，表演艺术也有特色，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一个字，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昆曲”的动作跟姿势重在对称，向左方做了这么一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在父亲带叶圣陶听“说书”和看“昆曲”的过程中，无形中提高了叶圣陶对文艺的兴趣，以致他一度产生过想当演员的念头。这种念头很久没有放弃。直到一九一二年九月七日，叶圣陶给顾颉刚写信时，他还说：“苟献身舞台，或亦不失为名伶也。”

叶圣陶十二岁（虚岁）那年夏天，父亲对他说：“今年让你去经经考场”，命叶圣陶参加县试、府试、道试（考秀才）（《年谱》）。但没有考中。同年，清王朝发布上谕：“从丙午科（1906）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同上）叶圣陶后来以参加这次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体验为基础，写成了短篇小说《马铃薯》（载《线下集》）。

（四）

1906年春，长元吴公立小学在苏州夏侯桥创立，学制三年。叶圣陶便离开了私塾，进了这所小学。“十三岁进小学”